

与父亲本·拉登在一起的日子

□奥玛

真正的恐怖

1998年夏天,我们在坎大哈的那个院子常常让我想起混乱的蜂巢。院子里到处是行色匆匆的基地组织领导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些士兵开始测试武器、监测公路和天空,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做着各自的事情。我小心翼翼地问父亲他们是不是在筹划什么大事。

父亲回答说:“儿子,你不该问这件事。这是家族的事情。”父亲这样说就意味着那是基地组织的事情了。

时间过得很慢。直到1998年8月7日,我们这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才最终发现他们一直在忙什么事情。那天我起床后就去清真寺做祷告去了,做完祷告后我去了院子里父亲的大办公室。

父亲正在专心地听收音机里的世界新闻。过了一会儿,他宣布:“所有到了作战年龄的人准备离开坎大哈。”我们急忙执行父亲的命令。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是要去附近的一个训练营等什么重

要的消息。到了大约阿富汗当地时间中午十二点半,也就是非洲时间上午十点半的时候,新闻里面说美国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和驻肯尼亚内罗毕大使馆同时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听完这则新闻,我几乎无法呼吸了。我看了看父亲的脸色,从未见过父亲那样激动、那样高兴。父亲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他周围的指挥官和士兵们,所有人都在大笑,都在相互祝贺。我很快就听到有人在那里大声叫着说他们成功袭击了我们的敌人——美国。

那段时间里我听说内罗毕死了213个人,达累斯萨拉姆死了至少12个人。我听得很仔细,知道那些受伤者和死者多数是在炸弹爆炸时刚好路过那里的非洲平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那些死去的非洲穆斯林。

父亲对那次行动毫无悔意,即使是对穆斯林的死也不后悔。如果有哪个下属问

到这方面的问题,父亲就会回答说:“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战争。如果敌人在自己政府或者军事办公室前面用平民堆成一堵墙,那我们就必须先把平民给杀了,否则我们就没办法杀敌。另外,如果他们的政府不插手我们的事务,他们的平民也不会死。”

父亲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真主决定的,如果真主认为那些非洲穆斯林还不该死,那么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那里,既然他们在那里那就是真主认为他们该死了。

过了几天,父亲开始听到消息说克林顿总统可能会实行反击。父亲的收发两用无线电机收到了一些秘密消息,然后他和一此主要将领召开一个会议,之后就宣布我们要去北方。我很担心留在坎大哈院子里的女人们,不过父亲却说:“不用担心,他们很安全。克林顿永远不会攻击有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的。”

在法鲁克训练营住了几天以后,父亲收到了一条绝

密消息。看完消息他就宣布：“赶快，我们必须换地方了，”父亲说：“我们马上去喀布尔，到那儿的客房去。”父亲在喀布尔的客房是一处白色的三层独栋别墅，别墅周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我希望我们能一直住在那里。然而我们刚到不久，负责保安的人就跑来对父亲说他的手提发射机刚收到一条可怕的消息：我们两个小时前离开的那个法鲁克训练营受到了大规模攻击。美国人的巡航导弹轰炸了那里，我们刚才还见过的很多人都被炸死了。

往常听到坏消息时父亲一般都会平静地接受，但是这次父亲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了。他脸色赤红，眼里不停地闪着怒火，在那里走来走去，反复地说着《古兰经》里面的一句话：“真主会杀死袭击者！真主会杀死袭击者！”父亲不住地挥着拳头，大声叫道：“怎么会有人袭击穆斯林？他们为什么袭击穆斯林？”

当时当地我也同意父亲说的话。奇怪的是，我们都不觉得是父亲之前对美国使馆的轰炸导致了美国人对法鲁克训练营的袭击。他们这是以牙还牙。

他们哀悼我们的穆斯林的死，无视非洲人的死，庆祝美国人的死。而我那时还太年轻了，不理解他们这种思维方式。

父亲和塔利班头目 奥马尔

父亲的居住地常常变换，而且他很少在同一张床上睡两个晚上，因此他的敌人很难猜到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奥马尔和父亲不同，他很少离开自己在坎大哈的家，任何一个想要刺杀他的人都能很容易地找到他。

实际上，父亲曾尝试着劝说奥马尔，想让他明白经常变换居住地的重要性，可是那位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并未听从父亲的建议。奥马尔是一个坚定的宿命论者，他认为真主决定了要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的，他说自己睡得很踏实，从来不会担心潜在的暗杀危险。

后来有一天，一辆大运水车停在了奥马尔在坎大哈的家门口。在那里出现那样的大水车很不寻常，因为奥马尔自家有一条输水管道。没多久那里就爆炸了，奥马尔家也被炸了，他有三个妻子，其中两个被炸死了，还有两个兄弟也被炸死了，他的部下死伤无数。不过奥马尔本人只受了一点儿轻伤。

即使是经过了那次的危险之后，奥马尔仍然保留着以前的习惯。他的部下说他晚上仍然像个婴儿一样一觉睡到天亮，他心里知道死亡这件事掌握在真主手中。

美国大使馆爆炸、克林顿轰炸训练营之后不久，美

国、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向塔利班施压，让他们把父亲从阿富汗驱逐出去。我还记得我被苏丹驱逐时的痛苦经历，我觉得历史又要重演了。

所有人都想抓住父亲，然后对他进行审判、处死他。我能看出来父亲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有些紧张。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了。

有一天我正在父亲办公室里闲逛，突然父亲收到消息说奥马尔那天要来拜访。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

父亲穿上了正式的沙特长袍，在那里等着奥马尔的到来。那次会见非常重要，那是奥马尔首次离开自己家来见父亲。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守卫过来说来了十二辆黑色有篷卡车。车队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士兵从车上走了下来。奥马尔神秘得出了名，很少有人看过他的照片。不过当他从车里走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立刻认出了他——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力量，一种不可征服的气质，这让他一下就跟他的随从区别开了。

奥马尔穿的是典型的塔利班服装，上身是一件黑色背心，白色衬衫，他的衬衫非常白，很闪亮，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用最好的棉花做的。他的脸很有棱角，呈橄榄色。他

的眉毛很浓,没怎么收拾,看起来让人觉得他眼神很凌厉。正如传闻所言,奥马尔的脸上有苏联战争期间留下来的几处伤疤。他的右眼眼眶有些下陷,另外右半边脸和前额上还有几处伤疤。在阿富汗这样一个战乱国家,这样的伤疤是一个男人荣誉的标志。

尽管受了伤,奥马尔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知道他右眼失明之后我想到了父亲,父亲的右眼也是基本什么都看不到。我敢肯定他们俩从没讨论过自己的这个共同点。

父亲走了过去,对奥马尔说了一句伊斯兰常用的问候语“萨拉姆赐你和平”,然后和他握了握手。我很吃惊地发现父亲和奥马尔没有习惯性地亲吻彼此的脸,也没有拥抱。

奥马尔没有直接和父亲说话,而是讲他们的普什图语,然后让他随行的翻译把他说的话翻成阿拉伯语。父亲也会说普什图语,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会谈上,他们不直接交流。听他们讲话真是太难受了,他们俩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奥马尔的声音比父亲的还低。两人的相似性再次让我吃惊不已。

奥马尔没有浪费时间,他很快就表明他为什么会破例离开家来见父亲。“现在的政治形势很紧张,”奥马尔总

结说,“你和你的手下最好能离开阿富汗。”

父亲脸上的表情仍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不过我知道父亲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被别人驱逐。父亲想了很久才回答奥马尔,他在仔细地斟酌着,最后他轻轻地说:“首领阁下,我在阿富汗度过了很多年,从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来阿富汗为这里的人民战斗。我从未忘记过这个国家,我后来又回来新建了一个村庄,我甚至把我的妻子、孩子和最好的朋友都带来了。现在我们有几百人在这里。我怎么能轻易地把这么多人一下子搬走呢?我们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呢?”

奥马尔重复说:“是时候你们该离开阿富汗了。”

父亲停了一会儿,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地轻声问到:“过去苏丹政府允许我在那里住五年。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让我们再在阿富汗住一年半?”

奥马尔静静地想了很久。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一直说了许久。他很详细地说了关于父亲继续留在阿富汗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奥马尔接下来就会说让父亲离开的话了,关键时刻,父亲说出了触动穆斯林神经的话:“首领阁下,如果你迫于那些异教徒政府的压力让我们离开,那么你的决定就违

背了伊斯兰教教义。”

奥马尔一向以对伊斯兰教的绝对忠诚而著称,听到父亲的话后他脸上抽动了一下。他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那一刻奥马尔选择了把宗教信仰置于其他所有因素之上,包括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他点头了。

“奥萨玛首领,我同意你的请求。我将和苏丹政府一样给予你应有的礼遇。我邀请你在阿富汗再住一年半。这一年半期间,你好好安排你未来的去处,给你的家人另外找一个国家吧!”

父亲再次得救了,他的智慧战胜了奥马尔。

见过奥马尔之后,父亲加快了圣战活动。在圣战之路上,父亲仍然是司机,我们仍然是乘客。不过我们的车每前进一步,命运在我眼前就更清晰一点。父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8.6)B②

